

结构、象征与语言功能

——托马斯·品钦《拍卖第四十九批》风格初探

刘雪岚

托马斯·品钦(1937—)可算是当代美国文坛上的一大奇人,其奇有三。“奇”一是他的遁世隐居,激流勇退。发表了第一部成名之作《V》(1963)之后,便不再见诸新闻报刊,据说时至今日,读者乃至批评家也只见过他一幅照片,就连他身居何处也是众“猜”纷纭;“奇”二在于他居然能以四小说(不包括97年新作《梅森和迪克森》)定乾坤,关于他的评论文章每年以百篇计,前几年,他竟然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奇”三是尽管他的小说一向以构思奇谲,内容庞杂,语言晦涩而著称,常被批评家比做《尤利西斯》式的百科全书般迷宫作品,却仍使许多读者趋之若鹜,其巨著《万有引力之虹》(887页,班特姆书局1973年版)刚出版即雄登当年畅销书之列达数周之久。纵观其作品,《拍卖第四十九批》从长度上看,可算是“小家碧玉”了,但其深刻的主题内涵却绝不逊色于《V》,《万有引力之虹》或《葡萄乡》,而其出色的艺术风格亦表明托马斯·品钦能跻身于当代美国文学最有才华、最有成就的作家之列是当之无愧的。

—

同其它小说一样,《拍卖第四十九批》是一部深奥晦涩的小说,涉及了众多深刻复杂的内涵与主题。它从一个普通的加利福尼亚夏天开始,女主人公奥狄芭·马斯太太从一次冷餐会上回到家,发现被人提名为一笔巨额遗产的执行人,而遗产的主人是她婚前情人,加州地产巨子皮尔斯·尹维拉雷蒂。奥狄芭的任务就是“熟悉帐簿和业务、检验遗嘱、收回所有债务,编制资产目录,对于全部产业作个估计,决定变卖什么,保留什么,付清债务,缴清税款,分配遗产……。”^①故事于是随奥狄芭踏上调査之路而展开,在南加州的高速公路上,在圣纳西索市,在旧金山,在洛杉矶,在放荡的汽车旅馆,喧闹的酒吧,混乱的精神病诊所,神秘的剧院,乃至迷乱的大学校园,她接连不断地发现新的线索,新的启示,结识新的人物,她时而陷入困惑、迷惘,感到孤独无助,时而又柳暗花明,几近真相大白,然而最后一切又归于绝望的迷乱。在小说结束时,奥狄芭“身子往后一靠,(在拍卖所)等待着第四十九组邮票的拍卖,”(182页)内心却无法辨明她所经历的一切是真实的存在,还是由皮尔斯临终设下的一个圈套,抑或是完全出于她偏执狂的想象,而这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思考与启示。与其寓意深刻的内容相比,《拍》的结构仿佛过于简单了。它遵循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侦探小说模式。在这类小说中,读者首先被一种神秘所牵引,追随着侦探的足迹,解开一个个疑团,直到最后真相大白。在《拍》中,读者也是追随着奥狄芭的调查,关注着她所遇到的奇怪的WASTE符号——一只

装了减音器的邮政喇叭,以及神秘的地下邮政组织特里斯特罗(Trystero),同她一道试图解开重重谜团,直至最后“破案”。然而区别恰恰由此产生,尽管信息与线索纷至沓来然而这一切均无助于解谜,反而使她陷入更深的困惑:到底这一切是幻觉还是事实?最后她欲求助于她的精神病医生,不料医生本人却发了疯,并劝告她一定要珍惜幻觉与想象,……小说于是在奥狄芭茫然无助,几乎崩溃的时刻戛然而止,没有提出任何答案或解决方法,反使读者如堕雾里,百思不得其解。品钦真可謂是借侦探小说之形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恰是他用心良苦之处。他就是借这一奇特的结构形式向读者揭示 60 年代美国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后工业群体社会完全抹杀了人的个性与创造力,它“希图把每个人从儿童时代就纳入到社会的轨道中来,使之象被拴在土地上的奴隶一样起一种固定不变的作用”。到处都是金钱崇拜,人性冷漠,生活变得千篇一律,毫无新意,人们都象奥狄芭一样被禁锢在自己的“塔”中,孤独无援,绝望地找寻着生存的意义及启示。试想若《拍》象普通侦探小说一样最后真相大白,岂不是流于平俗,毫无深刻的批判精神可言?

二

60 年代的美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一方面物质生产取得辉煌成就,而精神领域却危机四伏,堪称人类浩劫的二次大战给人们带来梦魇般的回忆,人们对人类处境和未来忧心忡忡,惶惶不安。此时产生了一大批荒诞派小说家(或称黑色幽默小说家),其代表有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库特·冯尼格特(《第五号屠场》),唐·巴塞尔姆(《白雪公主》),约翰·巴斯(《烟草经纪人》),及托马斯·品钦。他们或愤世嫉俗、针砭时弊,或冷眼旁观,不动声色,在表面漫不经心甚至滑稽可笑的陈述中,流露出最深沉的悲哀与绝望。品钦的《拍》便是这样一部具有犀利的批判精神的荒诞小说,遍布全书的看似毫不经意的调侃或嘲讽,无不入木三分地揭露了 60 年代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病与黑暗。如在第三章奥狄芭和梅兹格同一群年青人游方戈索湖,品钦轻松地展开了描写:“路两边是一片暗米色的小山。山上数千幢拥有三间卧室的楼房一掠而过,在一片冲鼻的或是辛辣的烟雾中……潜伏着大海洋……车子后来就在沙路上摇晃,随着盘旋下坡,开到一个以尹维拉雷蒂命名的人工湖。人工湖上,有人在蓝色微波间堆起一个岛屿,岛上蹲有一个矮矮胖胖的社交中心,仿效欧洲某娱乐场,饰有尖形穹窿和铜绿色的新艺术派建筑”。(49)然而就是在这样悠闲的生活环境中,我们却发现“奥狄芭决定找到下一个汽车旅馆就住下,不管旅馆多么难看,只要是固定不动的,四堵围墙围着的某个地方,就胜过开汽车所产生的幻觉,什么高速度啊,自由自在啊,被风吹起来的长发啊,活动的风景等等”。(18 页)即使是飞驰在高速公路上,在美丽的湖心岛上,都不能使奥狄芭忘记这风景已不再是旅游者的胜地,她开始思考究竟还有几处“乐土”剩下?她所经过的大部分土地与建筑都是皮尔斯的产业,她又记起她当年纯真的爱情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皮尔斯宽泛的“占有欲”,他和其它商人一起“改变了土地”,改换了风景,土地再不是人们可以自由自在漫步的乐园,而是被修建成千篇一律的区域,“一组概念的组合——核对人口调查地带,发行证券的特区,贸易中心等等,各自铺有通道通往各自的高速公路”,(15 页)而“原来长蒲公英的坟地已不存在,坟地上你还可以散步,不需要东圣纳西索高速公路,人骨还可以在那儿喘息,喂养蒲公英的幽灵”(94 页),现在就连翻出的白骨也被作为商品出售去加工做一种烟的过滤嘴……。

在揭示这样沉重深刻的主题时,我们也依然能领悟到品钦一贯的黑色幽默风格,小说人物的笑声无不带着绝望与无奈的痛苦。当奥狄芭从冷餐会上回家得知做了皮尔斯的遗嘱执行人时,她“站在起居室里,只有电视机绿幽幽的,一闪也不闪的指示灯盯着她,她呼喊上帝的名字,

尽量使自己觉得已经烂醉。但是无济于事……她想起……杰伊·古尔德的半身白色雕塑像，皮尔斯把它供在卧床上一个非常狭窄的架子上，她老是担心它说不定哪一天会掉在他们身上。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这么死去的，死在他种种梦想中，给屋子里唯一供的偶像砸死？想到这儿，她不禁纵声大笑……。”(1页)从她的笑声中，我们非但感觉不到丝毫快乐，反而替她的精神状态担忧；在第五章有一位约约戴恩的管理人员“由于工厂引进自动化而被解雇，这人从七岁起就严格受到一种末世学的教导，别无他求，目标就是当厂长或死亡，所受训练使他只会在他一无所知的专门备忘录上签字和承担厂里某一起工程因技术原因遭到失败的责任，而失败的原因还得先让人家给他解释清楚。这样一个管理人员处在这样情况下，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寻短见。”(109页)然而当他经过三周的挣扎终于往身上浇汽油，准备在厨房自焚时，他听到了妻子和引进自动化的厂效率专家回家调情做爱的声音，“他从汽油里取出领带，开始窃笑，”(111页)当效率专家见到他的景象时，竟说：“他竟然用了三周时间，才作决定。如果用IBM七〇九电子计算机，你知道要用多少时间吗？十二微秒，难怪你要被解雇。”那个管理人员仰起头足足笑了十分钟……。”(111页)这时他的笑声表现的是他对荒诞社会的愤怒及抗议，是嘲讽的笑，甚至是一种超脱的笑。之后这位管理人员便创立了无名恋爱者协会，专为需要爱的人提供安慰服务。

三

《拍卖第四十九批》篇幅虽小，却寓意深刻，其中品钦使用了不少象征手法来深化主题，最常见的是他对人物眼睛的细致描写，不同人物展现不同的目光神采，反映了不同的人物品性和心灵。当奥狄芭初见梅兹格时，她看到“他的眼睛特别大，发出柔和的光，装着浓密得异乎寻常的假睫毛，他冲着她嬉皮笑脸地笑着；”(20页)后来他果然背叛她与一个少女私奔了；见到《信使悲剧》的导演德里布莱特时，“他的眼睛吸引了他的注意。眼珠是明亮的黑色，眼边布满难以置信的网状波纹，好比是实验室里专门研究眼泪的信息的迷津。那对眼睛好象洞察她的需要，尽管连她自己还不知道。”(71页)；她倾力相助的老水手则“露出一张破损的脸，恐惧的眼光在血丝中间闪亮。”(121)而奥狄芭在“潜望镜”酒吧见到的却是“人人戴着眼镜盯着你看，默不做声”(40)，由此不难看出人们之间的戒备与冷漠。另外一个象征符号来自一幅油画。奥狄芭曾与皮尔斯在墨西哥城的一个油画展览上看到雷梅迪斯·巴罗的《绣地幔》，这幅画“画一些纤弱的姑娘，长着心形的脸，巨大的眼睛，金丝头发，被拘禁在一座圆塔顶房间里，这些姑娘在一针一针刺绣一种罩毯，毯子从间隙似的狭小窗眼里溢出去，溢进空虚，毫无希望地想填满空虚；尽管毯子上有其它建筑物，生物，一切波浪，船只和森林，而这毯子就是世界”(14页)此时此景是那样强烈地触动了她孤独隔绝的内心，以致于奥狄芭难以自禁地当场哭了起来。她从这象征着世界的毯子上得到了顿悟，每个人其实都被禁锢在自己内心的塔里，无法逃避，“而皮尔斯并没有带她离开什么地方，因为根本没有逃避的出路。”(13页)品钦吹奏的这支悲歌，唱出了60年代美国社会人情冷漠，互相隔绝，无法沟通，无处可逃的主旋律。

小说中人物及城市的命名也带有浓重的宗教和神话色彩。首先是小说女主人公奥狄芭(Oedipa)，她是全书的中心，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围绕她展开，所有的人物、事件都是通过她来投射。她实际上就是女性的俄底浦斯。(见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62—402)，《俄底浦斯王》)俄底浦斯同样为人类在宇宙中的处境所困扰，面对着宗教、哲学、政治和道德伦理诸多问题，他以为凭借着著名的猜谜天才可以迎刃而解，殊不知最后才发现原来一切动乱皆是因他而起。奥狄芭在故事开始也认为她可以象侦探一样把皮尔斯遗产的诸多疑团一一解开，可到第五章，她意识到真相并不容易发现，而也许恰恰是她自己的主观意念惹出了这许多疑问。

皮尔斯·尹维拉雷蒂(Pierce Inverarity)是一个神秘、富有的权力人物,他的影响在死后依然不减。奥狄芭始终不解他为何指定她做遗嘱执行人,而他的名字是暗示了“揭开真相(Pierce In/verity)”。另外若论到他的集邮爱好,Inverse rarity这个词专指罕见的邮票珍品,二者亦似有关。

小说中其它一些人物的名字也极有寓意,如希拉里乌斯医生(Dr. Hilarious,狂喜),这个名字和他的迷幻药试验都暗示着喜剧成份。最后他果真发了疯,开枪射击,出现幻觉,胡言乱语,被大批武装警察带走。索斯(Thoth)是奥狄芭在养老院遇到的一位老人,他有一枚带有特里斯罗徽章的戒指,并给她讲了他爷爷做信使的传奇经历。而Thoth是埃及的智慧与魔法神。

小说中虚构的城市圣纳西索(San Narciso)也有强烈的象征色彩。在希腊神话中,美少年纳西索斯(Narcissus)拒绝了仙女爱科(Echo)的爱,而爱上了自己水中的倒影,最后淹死在水中,而书中的圣纳西索(San Narciso)和回声院旅馆(Echo Courts)都暗示了奥狄芭会陷入自己的想象中不可自拔。例如在回声院门前,就有一尊仙女像,“仙女的脸很象奥狄芭。”(18页)

小说的题目,也是小说的结尾句“拍卖第四十九批”则包含了某种密码。49会让人想起1849年的大移民及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而结尾时拍卖者“张开手臂,姿势就像……从天而降的天使”(182页),这马上会使人联想到圣灵降临节(圣经,Acts,2),圣灵降临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恰是在耶稣受难后的第49天。

四

《拍卖第四十九批》另一不容忽视的艺术手法便是品钦对不同风格的语言的出色运用,对其表现主题,深化内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是这一点从译作上看,难免会影响甚至掩盖了原作语言的精彩绝妙。品钦作品的一大特点便是他大量运用现代科技的复杂深奥的语言表达人物的主观感受。在奥狄芭到圣纳西索时“她从一个高坡上望下去,望到的是一大片乱糟糟地紧挨着的房屋,好比是生长在淡棕色土地上的一片照顾得好好的庄稼。她想起有一次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更换电池第一次愕然看清了线路板。现在她从高坡上俯瞰房屋,街道秩序井然地东拐西绕,像线路板那样以出人意外,使人惊讶的清晰和明确扑上眼来。”(16页)品钦似乎想说明创造出收音机线路板的现代科技把人们的生活环境及方式也改变得千篇一律、毫无特色。而当描绘奥狄芭的丈夫马乔因为服了大量迷幻药而丧失了个性时,品钦再次用了大量的电子科技词汇。马乔对妻子说:“你大概以为我疯了,奥狄。但是我可以把同样的事倒过来做。随便听什么歌曲,我都可以把它拆开。在我脑海里进行光谱分析。我能够把和音、音色还有歌词,分解为基本的频率与和声,尽管声音有高低,我还是听得见每个纯音,并且能够同时听见。……不管什么人在讲话,不同的射频频谱基本上是一致的,除去百分比的小差异。如果射频频谱相同,凡是说同样话语的人,就变成同一个人,不过说话的时间上有差异。但是,时间是任意的,你可以想挑选任何时间作零点,那样你就可以把每人的时间线向两旁移动,一直移到全部吻合。”(140页)此时,读者想必跟奥狄芭一样对马乔的用词和感受困惑不解,于是很自然地怀疑他头脑的清醒程度了。

在故事接近尾声,奥狄芭再次俯瞰圣纳西索市,品钦出人意料地使用了气象学的词汇来深化她的思索与感悟:“圣纳西索是个名字,是在我们的梦和在我们累积的白天的亮光中梦变成的事物气象记录中的一件小事情,是在更高的、同整个大陆有重大关系的环境——在一种风暴体系中,一面是广大人民处在苦难和贫困的暴风雨的世界,一面却刮着富饶的风——中的一阵片刻冷锋或是一个龙卷风的登陆点。这是真正的连续性,圣纳西索市并没有市界。还没有人

懂得怎样画这界线。数周前她曾决心明确一下尹维拉雷蒂的遗产，从未想到这遗产竟然就是美国。”(176页)此乃点睛之笔，小说的主题由此变得清晰且深刻。

与其高深复杂的科技词汇相对照的是品钦对日常美国口语的运用，这些生动、新鲜的日常用语，甚至俚语，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不同人物的性格及内心活动。如回声院旅馆的16岁管理员迈尔斯一出场，“身穿一颗纽扣的马海呢上装，没有翻领，也没有袖口。他替她提拎包，边走边对自己唱，可能也是对她唱：

迈尔斯的歌

当你真的要出我洋相，
你老是对我这么讲，
跳摇摆舞人太胖，
不过我可是内行，
你那厚嘴唇不许再张，
对，宝贝
跳摇摆舞，我也许太胖，
但是游泳可不算太瘦。

进了屋以后，他举止不轨，说：“我有个年轻光滑的身子，我本以为大龄的大姐喜欢的就是这个”。结果还是向她敲了半元钱作为提行李费才走开。”(20页)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个活生生的美国60年代崇尚流行歌曲，又放荡不羁的年青嬉皮士的形象。

有时候品钦会把一些很庄重严肃的书面语与日常俚语穿插混合使用，出手意料又令人耳目一新。在描述《信使悲剧》剧情时，他写着“尼科罗躲在仇人的宫廷里的真正目的，自然是等待机会，进行报复。”(60页)这里他应用了“get a crack at the Duke 这样的口语化句子；而描写剧中的一些正面角色，他用了“The good——guy element。”在这出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复仇剧中的人物对白中，居然还出现了“boy, the Duke better watch out, is all”(那么好啊，安琪罗公爵小心你的狗命啊)这样典型的美式现代口语。而同时又穿插诸如圣餐仪式上极庄重的话语“This is my Body”，又如有一场“有趣”(amusing)的戏，弗朗西丝卡“委婉地”(delicately)提醒她哥哥社会上对于乱伦的禁忌。(60页)amusing 与 delicately 搭配在这样的句子里似乎极不谐调；而在“两个人从对话变成狂热地倾吐充满情欲的话，这场戏结束时两人一起倒在(collapsing)一张长沙发上。”(61页)这一段描写中的collapsing 更是给人带来忍俊不禁的喜剧效果。

品钦甚至还写到了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的游戏儿歌，“三个脚趾，三个脚趾，一、二、三，出租汽车掉头在海那边……”(114页)，给全书沉闷压抑的格调带来些许轻松。

全书不同风格的语言交相辉映，互为衬托，或庄重优雅、或平白轻松、或艰深晦涩、或辛辣诙谐；让我们领略了一个异彩纷呈的语言世界，给小说增添了奇特的魅力。也许由此可以弥补小说中社会环境及人物内心的虚空、贫乏和麻木吧。

① 《拍卖第四十九批》，林疑今译，第1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注文不一一注出。

(作者地址：厦门大学外文系)